語絲

第六十八期

每星期一出版

地址	報費	廣告費
北京大學第一院語絲社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國外全年再加郵費八角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折

茶話丙

豈明

八　花煞

川島在語絲六六上提起花煞，併問我記不記得高調班裏一個花煞「被某君看到大大的收拾了一場」的故事。這個戲文我不知道，雖然花煞這件東西是知道——不，是聽見人家說過的。照我的愚見說來，煞本是死人自己，最初簡直是他的體魄，後來算作他的靈魂，其狀如家雞。（凡往來飄忽，或出沒于陰溼地方的東西，都常用以代表魂魄，如蛇虫鳥鼠之類，這里本當是一種飛鳥，但是後人見識日陋，他們除了天天在眼前的鷄鴨外幾乎不記得有別的禽鳥，所以只稱他是家雞，不管他能飛不能飛了；說到這里，我覺得紹與放在靈前的兩隻紙雞，大約也是代表這個東西的，雖然他們說是跟死者到陰間去吃痰的，而中國人也的確喜歡吐痰。）再後來稱作煞神，彷彿是「解差」一類的東西，而且有公母兩隻了。至于花煞（方音讀作Huoasaa，第二字平常讀saeh）則單是一種喜歡在結婚時作弄人的凶鬼，與結婚的本人別無系屬的關係。在野蠻人的世界裏，四分之一是活人，三分之一是死人，其餘的都是精靈鬼怪。這第三種，估全數十二分之五的東西，現在總稱精靈鬼怪，「西儒」則呼之爲代蒙（Daimon—es），裏邊也未必絕無和善的，但大抵都是凶惡，幸災樂禍的，在文化幼稚，他們還沒有高陞爲神的時候，恐怕個個都是如此。他們時時刻刻等着機會，要來傷害活人，雖然這于他們並沒有什麼好處，而且那時也還沒有與上帝作對的天魔派遣他們出去搗亂。但是活人也不是蠢東西，任他們擺佈，也知道躲避或抵抗，所以他們須得找尋好機會，人們不大能夠反抗的時候下手。例如呵欠，噴嚏，睡覺，喫飯，發身，生產，——此外最好自然還有那性行爲，尤其是初次的性交。截搭題做到這里，已經渡到花煞上來了。喔，說到本題，我却沒有什麼可以講了，因爲關於紹與的花煞的傳記我實在知道得太少。我只知道男家發轎時照例有人穿了掛袍頂戴，（現在大約是戴上了烏殼帽了吧？）拏一面鏡子，一個熨斗，和一座燭台在轎內亂照，行「搜轎」的儀式。這當然是在那里搜鬼，但搜的似乎不是花煞，因爲花煞仍舊跟着花轎來的，彷彿可以說凡花轎必有其花煞，自然這轎須得實的，裏邊坐着一個人。這個怪物大約與花轎有什麼神秘的關係，雖然我不能確說；總之男女居室而不用花轎便不聽見有什麼花煞，如搶親，養媳婦，妾，至于野田草露更不必說了。聽說一個人冲了花煞就要死或者至少也是重病，則其禍祟又波及新人以外的旁人了，或者因新娘子遍身穿紅，又薰透芸香，已經有十足的防禦，所謂有備故無患也歟。

九　爆竹

讀藹理斯的人生之舞蹈，（Havelock Ellis' the Dance of Life,（1923）第一章裏有這樣的一節話。

本期目錄

茶話丙　豈明
舊體詩二首　劉復
反周事件答問　王子欣
戲譯柏拉圖詩　川島
新年的痕跡　豈明
不識務時的幾句話　彭基相
對於譯我歎詩商榷　王化周　采眞　語堂

「中國人的性格及其文明裏之游戲的性質，無論只是遠望或接觸中國的人，都是知道的，向來有人說，中國人發明火藥遠在歐洲人之前，但除了做花炮之外別無用處。這在西方看來似乎是一個大謬誤，把火藥的貴重的用處埋沒了；直到近來纔有一個歐洲人敢于指出「火藥的正當用處顯然是在于做花炮，造出很美麗的東西，而并不在於殺人。』總之中國人的確能夠完全了解火藥的這個正當用處。我們聽說，「中國人的最明顯的特性之一是喜歡花炮」。那最莊重的人民和那最明智的都忙着弄花炮；倘若柏格森的著作——裏邊很多花炮的譬喻——翻譯成中國文，我們可以相信，中國會得產出許多熱心柏格森派來呢。』

火藥的正當用處在於做花炮，喜歡花炮是一種好脾氣，我也是這樣想，只可惜中國人所喜歡的不是花炮而是爆竹；——卽進一步說，喜歡爆竹也是好的，不幸中國人只歡喜敬神(或是趕鬼)而並不喜歡爆竹。空中絲絲的火花，點點的赤光，或是砰訇的聲響，是很可以享樂的，然而在中國人却是沒有東西，他是耳無聞目無見地只在那里機械地舉行鬼神的儀式罷了。中國人的特性是麻木，燃放爆竹是其特徵。只有小孩子還沒有麻木透頂，其行爲稍有不同，他們放花炮，——雖然不久也將跟了大人學壞了，此時却是眞心地賞鑒那「很美麗的東西」，足以當得藹理斯的推獎的話。這種游戲的分子纔應充分保存，使生活充實而且愉快，至於什麼接財神用的「鳳尾鞭一萬頭」，——去你的罷！

花炮的趣味，在中國人裏可以說是已經失掉了，只是「熱心的柏格森派」——以及王學家確是不少，這個豫言藹理斯總算說着了。甲子年立春日，聽了一夜的爆竹聲之後，於北京記。

以上是一篇舊作雜感，題名是「花炮的趣味」，現在拏出來看，覺得這兩年之內有好些改變，柏格森派與王學家早已不大聽見了，但爆竹還是仍舊。我昨天「聽了一夜的爆竹聲」，不禁引起兩年前的感慨。中國人的生活裏充滿着迷信，利己，麻木，在北京市民徹夜燃放那驚人而趕鬼的爆竹的一件事上可以看出，而且這力量又這樣大，連軍警當局都禁止不住。我又不禁感到一九二一年所作中國人的悲哀詩中的怨恨。

「我睡在家裏的時候，
他又在牆外的他家院子裏，
放起雙響的爆竹來了。

舊體詩二首

劉復

〈一〉

秧針細細似眉稍，
秧田水足如明鏡。
鏡裏眉稍笑語人：
郎唱秧歌與儂聽。

〈二〉

楊花如雪飛滿天，
桃花如血飜滿川。
楊花桃花一齊落，
冷靜關門任淚落。

反周事件答問

土子欣
川島

川島先生，

在語絲社的多少前輩中，我只認識先生；然而我又何嘗認識呢，只通過幾次信罷了。依然天南地北，無緣識荆。也爲此，請你看完這信以後還肯答復我。除你，我眞沒有別的地方去探聽我所要知道的事了。

從『雨天的書』裏知道先生和豈明先生同居，想來你的知道此公要比我的只憑讀文章而知道的還要深切。我不是當面拍馬，語絲社的諸位我都五體投地的欽佩，格外是魯迅和豈明，次之便是你，不但思想方面，就是文章，我高興時也願意模仿。但是——這該如何說呢？我將背叛我自己了。這在我是一種恐怖。

我讀語絲，也讀現代評論，昔者我臆斷這兩種刊物是水和火，或者說是神和魔；從章士釗做教育總長之後，我們局外人處處看出來你

們的不相容，這一點你們不至於諱言罷、新近在六十五期語絲上看見魯迅先生的『不是信』，我便到圖書室我晨報副刊來看，看了許多張，纔知道原是如此一回事。說不定因爲我有成見，有嫌惡走狗式的現代評論和欽佩你們的成見。覺得叫局問題，既有張鳳舉向西瀅承認誤傳並且道罪，西瀅不該羅織豈明，株連別人，在那裏罵街。就是要洗刷自己，有張鳳舉的一封信儘夠，何須『一束』？可是奇怪，奇怪！經西瀅一頓臭駡之後，只是魯迅出來照架，算是有一點微小的回響，表示其不含糊。最重要的一點——叫局問題，周豈明仍是吞吐其辭，沒有說出來源，而且越來越含糊越曖昧了。莫非眞如西瀅所說張鳳舉要成全周豈明，所以出來攬擋使這事消於無形麽？這叫我們失望，如何看得過去！可憐呀人！人類！竟這樣的使我不可信呀！我眞想不到我會看作神似的語絲社的人竟會用這樣的方法來作攻擊對手方的武器！大家揭穿了假面具罷！左右我們已夠失望，悲哀，你們所謂的『天鵝絨』了。

從北京大學來的朋友和我說，從前章士釗曾每月津貼現代評論社二千元，還有張嘉璈聽說也津貼不少。如此言不假，則西瀅與現代評論社諸公之爲章士釗吶喊，捧場，當是天職。但要捧章士釗，何必說女學生可以叫局呢，這明白的是風馬牛。就是我，佩服你們——格外是魯迅和豈明先生的我，也不無疑竇。可是豈明眞會揑造事實麽!?這又使我猶預了。

登在京報附刊中的語絲廣告，說到不用人家的錢，這話是否指現代評論而發？我看這廣告的文筆極像你，那麽現代評論之受津貼，你總該知道，這是眞事麽？

請你費點時間來答復我這兩個問題！你不至於隱惡揚善罷？你須要體會我們局外人的心：怎樣地想知道名人名刊物的眞相。索性戳穿了西洋鏡，大家別再作夢，受騙了。我希望你：我看你是一個有望的青年，也別自暴自棄，同歸於盡。你將嫌我說話的冒昧麽？君子愛人以德，你能原諒麽？

弟子欣上。

二月十六日，太原。

* * *

子欣兄；

手示敬悉。提筆要給你寫復信時，我便覺得困難；你知道：我們的筆是動輒得咎的。眞個，我不忍告你這些事，這正是彼此的『天鵝絨』呵。而今我將極簡單地來復你，請你原諒。

(一)叫局問題——我也聽說是陳源教授所說。在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午後六點的時節，北京十剎海會賢堂樓窗口張鳳舉先生和我說的，同時聽見這話的有一位是你的同宗。這一天正是現代評論第二十五期出版的一日，因爲說到『流言』問題，張先生順便和我談起西瀅對於女師大學生的態度、這一點豈明先生已經在晨報副刊說明『不是現代評論社的別一位』說的，大概還是在指西瀅，或者因爲『此公』在裝紳士，局外人看來神似曖昧。本來這種文句只有豈明先生自己有些『刀筆』脾氣的人纔能看懂。

(二)津貼問題——據說現代評論社開辦時，確曾由章士釗經手弄到一千元，大概不是章士釗自己掏腰包的，來路我也不明。至於張嘉璈是否也津貼則我不得而知，大概金城銀行每月送點廣告費是有的，張嘉璈是中國銀行的，你弄錯了。不過我也是耳食之言，二千元倒是不止的。據說，除章士釗經手一千元之外，國民黨亦曾津貼一千元，還有二百元是武昌某大學校長送的。那末，1,000+1,000+200=2200。然而這也許是流言，正如西瀅之捧章士釗是否由於大洋，我概不確知。語絲的廣告是周豈明先生主稿的，與我無干。現代評論社受人津貼的話，似乎已經有人說過。不過在我看來這不足爲病，卽語絲開辦時，魯迅曾付十元，豈明五元，鄙人七元，共二十二元。無論什麽事，沒有錢如何辦的成呢？你想。

謝謝你的好意，我不至於自暴自棄，也沒有什麽望。你的通信處是否還是S. U.？書此代郵，諒之。

川島敬復。

二月二十二日。

戲譯柏拉圖詩

豈明

He sobaron gellassa kath Hellados, he ton eraton
Hesmon eni Prothurois Lais ekhousa neon,
Tei Paphiei to katoptrone:epei toie men horasihai
Ouk ethele, hoie d' en paros ou dunamai.
——Platon——

「我拉伊思，
昔日裏希臘島容我恣笑傲，
門巷前諸年少都爲情顛倒；
我現在把這銅鏡兒，
獻進在神女廟：
我不願見今日的鶴髮雞皮，
又不能見昔年的花容月貌。」

這一首詩見于希臘詩選，據說是梭格拉底的大弟子柏拉圖所作，但近代攷訂學者都說不很的確，總之比那大柏拉圖要遲一點，雖然不失其爲名詩之一。拉伊思係古代希臘有名妓女，大約與柏拉圖同時，關於她有好些故事流傳下來。她在雅典名動一時，賢愚老幼羣趨門下，冀求親近，犬儒迭阿該納思甚見寵幸，彫刻家牟孔往見被拒，染白髮爲棕色，再往，拉伊思笑語之曰，「愚哉，昨日你的老子來，我已拒絕他了，你也來學他麼？」後拉伊思往斯巴達，亦甚有名，爲婦女們所恨，一日被殺于愛神廟中，時爲基督前三百四十年頃云。古人獻納或造像，率有題詞，唯拉伊思獻鏡當係後人擬題，據上述傳說，她未必活到古稀，——雖然這樣的考證未免有點像癡人說夢。這四行詩照例用了希臘人的幾乎吝嗇似的說法，很簡要地做成，直譯出來是這樣的意思：

「我拉伊思，曾笑傲于希臘之上，有年少歡子羣集門前，今將鏡子獻給巴非亞女神：因我之今所不願見，我之昔又不能見了。」

把我的前面的譯文拿來一比較，實在可以說是太「放誕」了。但是在康忒伯利詩人叢書本中見到伽納忒博士（Richard Garnett）的一篇譯詩，覺得放誕一點的也並非沒有。其詞曰，

Venus, from Lais, once as fair as thou,
Receive this mirror, useless to me now,
For What despoiling Time hath made of me
I will not, what he marred I cannot, see.

不過這總不大足以爲訓，況且好好一篇古典的作品，給我把他變成一種詞餘似的東西，不必說文詞不高明，就是格調也大異了： 這種譯法眞如什師娶親不足爲法，所以我聲明是「戲譯」，戲者不是正經工作之謂也。 十五年二月十七日。

新年的痕跡

彭基相

——旅館寒燈獨不眠，客心何事轉悽然，
故鄉今夜思千里，霜鬢明朝又一年。

十五歲的時候，最鍾愛我的人都死了。生下來還不會說話，母親因生產後過勞就病死了。到了十歲，父親不幸就在慘淡的落日下，風塵的道途中和我永別了。到十四五歲，最鍾愛我的祖父母亦相繼而亡。無父母叔伯兄弟姊妹的一個孤單單的我，本到處可以解着傷感，況當此爆竹聲人中的除夕。

十五歲就離開家鄉，這一年因交通上關係不能回去渡年。我親切的記得：我站在宮城的鰲峯頂上，眼向西看；自以爲那白雲深處就是我的家鄉了。我此時正想着我的繼母一個人在家當如何的悲哀：看着別人都回來了，惟有他相倚爲命的一個不到成年的小孩子，流落他鄉；況又當家中新喪未了的時候，我的眼淚也不覺流了。同鄉F君看天已經黑了，還不見回來，就跑出去找我。見我一個人獨立在荒塚壘壘四面寂然的一個小荒邱上，他的鄉思也不禁觸動了。唉！而今F君又安在？回憶往事，眞叫我不堪回首！

當此惆悵的回憶中，忽然接到這樣一封信：

「新年到了，快樂的人們遇到這個，當然不覺得怎樣，或者可以更增加他們的快樂。但

是異鄉為客的人們，他們將要感到怎樣呢？浮萍似的人生，誰又能永久安居於故鄉，異鄉為客，遙到年節的情境，大概誰也得嘗到吧！

所以我想在除夕開一個小小的聚會，並備有便飯，希望大家能盡情的快樂一下，在這個乙丑年的最末一天，我很誠懇很熱烈的請你屆時駕臨敝寓。」

這是C府上請我們去渡除夕的一封信。他們第一次來請，我已經辭却了。後來又接到這封信，知道這不是尋常的應酬可比，所以終於去了。C府上這樣體諒我們作客的淒涼，叫我們應當如何感謝！不過社會上像這樣同情的人究竟有多少呢？

這半年來最使我安慰的，可以說卽是C府上兩位小伴侶了，一個是在西山旅行時常常伴着我的，一個是在北京閒談時常常來撕鬧我的，他們兩個的天眞爛熳完全隱在他們的笑容中，他們一笑，我什麼都忙了。這天晚上，他們兩個人的招待更是殷勤了。打彈子，猜燈謎……，這個小小的聚會，眞使異鄉作客的愁思被驅除掉。

囘來時候已不早。一個人在院子裏踱」兩轉就想睡覺了。知道上床一定睡不着，不過睡着總比坐着好，所以終於睡」。躺在床上，悠揚的爆竹聲已使我不堪；忽又聽見不知由誰家來的笛聲，更叫我心弦跳動了。今日不是除夕的夜間嗎？為什麼還有這樣淒楚的笛聲？難得也有別人感到旅次的淒涼，來藉笛子傳播他的哀音？這眞是深夜誰家獨吹笛，那管淒涼客裏聽。

一夜終於翻來復去的未有睡着，失眠在我已是常事，何況是今朝。這時又感覺到睡着不如起來好，太陽還沒有起來，我決定起床了。想來又做什麼呢？今天不是新年的第一天嗎？但我除了聽見斷斷續續的爆竹聲以外，並不感覺到什麼特異。平日還能叫聽差，今天反不好意來麻煩他。在院子踱了兩次反感到無聊。在書架上隨手拿一本詩集子來讀，剛一翻就是Browning的Home-thoughts From Abroad. 聽明的書眉，唱一遍為什麼還要再唱一遍。我想到此，不願再往下想了；放下詩本，就留下來這一點新年的痕跡。

舊歷元旦早六時。

不識時務的幾句話

王化周

我有幾句不中聽的話，很想把他寫出來，但是又恐怕說了有污大家的清聽，甚而或者因為這幾句不相干的話，引起大家甚麼不快之感，豈非我的罪惡，因此把我要說的興趣，又減却大半。然而這幾句話在我的意識界，却依舊牢牢的保持他的超然的位置，有時且在喉嚨裏，翻上滾下，彷佛是非說了不痛快的樣子。同時又覺得因為怕大家罵，就自動的取消或減削自己的言論自由權，終是我的弱點。罵與不罵，本不在聽話的對方，而在說話者自身所說之話的自體，話的本身，苟無招罵的價值，卽使有挨罵癮癖，恐亦未必有人肯賜之以罵」，想到這層，最後才鼓了鼓勇氣，決定把他說了。

古時候有一句話道：「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我把他改頭換面，杜撰了一句說：「求古風必找鄉下老兒，」記得從前在鄉間時，一般老前輩們，見了而沒別的話說，擺着十足的架子，開口便是：「這孩子肥魁大耳，將來一定有出息，好好用功，學成一筆好字，滿腹文章不愁無一架頂子戴。」他們給我們的教訓，是一筆好字滿腹文章，給我們的暗示，是作官發財；留在我們腦膜上的印象是搖頭擺尾唱新式二簧。然而他們這種態度與精神，並不是他們平地上起骨堆造出來的，也是受了他們的老祖輩的遺傳和暗示與夫老父台的官薰和利誘，遂令他們作鬼三生，仍不失為忠臣孝子，這樣的一代傳一代下去，將無已時，這種魔力，是多麼偉大，多麼普遍，多麼妥協的呀！不幸到了滿淸末季，出了幾個敗家子，喝了三天外國墨水，染上一身洋鬼子習氣，硬要踢翻老夫子的文書案，演起學房革命，廢科舉，立學堂，廢八股，與科學，鬧了個天翻地覆，一塌糊塗，

於是數千年來古聖先賢的文物制度，蕩然無存。一般識者間，看了這種情形，正自望紙簍而興悲，撫爲紗而啜泣；可是人不該死總有救先代遺風，又復重見於今日哩！所謂學房革命，並不是眞要徹底革命，不過是演一齣「春香鬧學」拿老夫子打打哈哈而已．諸君若不信，可看興學以來十餘年的功果，可以陳列在我們眼前的，是那幾件？所謂科學，比之十餘年前，又將如何？固然攻科學不是一件容易事，一朝一夕，不能見出山高水長來；但是再進一層說，眞能抱定宗旨，一生不背，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很忠誠的去研究的，又有幾人？不才如我，固然談不到研究；但是有專門知識的大學士，識見高超的外國洋「達克特」，不知有多少，他們的成篇成套的研究，科學的，系統的作品，究竟在那裏？除掉散見在報紙雜誌上的幾篇我愛你你愛我的新詩，幾篇零星破碎雜貨調，和幾篇八股變體的小說以外，竟找不出可以救我們這種感受知識饑荒的人的東西來（極少數自然是例外）要說是長上高鼻子綠眼睛，就比中國人強，這話我却不相信，恐怕根本的未研究，或研究而無一定的標準，東一鋤，西一耙，是最大的原因罷．還有一個證明，中國最大的書店，要算是商務印書館，試打開他的圖書目錄看，除掉由外國翻譯來的幾部陳腐東西外，國人的作品（非文學的）幾乎沒有，這是甚麼原故？並不是中國人不能，乃是因爲有這種責任的人，不肯抱定自己的所學，研究精進，却舍了半生辛苦，另向新詩，小說，雜品上下工夫的原故．有人說好文學正是中國人的好處；但是世界苟能只須文學一種而能成立，我便不反對了。我認爲這種犧牲，是一件兩不經濟的事，是傳統思想的寫眞，是烏紗帽觀念的留毒，是學制改革不徹底的表現，所差者不過從前人不敢公然說出的性之愛，現在却肆談無忌了，從前的破題，開講……現在一變而爲外國式句法子，從前的之乎者也，改爲的嗎呀啦就是了．

我說這話，一定有人罵我道：「這小子大概不是該死的老八十，便是外國式的高等流氓，否則不能反對新興文學．」其實我並不是反對，不過覺得中國人那種一筆好字滿腹文章的傳統思想，和蔑視科學專尙文學的弱點，確有革除的必要。因爲現在不是幾千百年前，只要能作幾篇文章，便能一生吃著不盡。現在是科學競爭的世界，科學的進步，一日千里，我們若仍舊擺着老派頭，邁着方子步，恐怕洋鬼子打倒門上來的時候，一枝毛錐子，是敵不過快鎗大礮的，我常想，中國的學者，和外國的學者不同，外國的學者，在他的生活期中，到了某种限度時，便斟酌自身情形，立定一個永久不變的研究目標，等到目標立定之後，便一生一世，抱定這塊窮骨頭，向前去啃。雖則最初有人笑他罵他，他自己也覺得無甚滋味；但他仍不肯把他丟掉，最後終能在裏邊發現出許多好吃的東西來。甚至往往有因研究一事一物，犧牲了生命的全部，耗費了財產的一切，結果只落得一個窮光旦，帶到棺材裏去，他們這種研究的態度，是多麼可佩服！歐美各國，像這一類的人很多，看官諸位都比我高明，用不到我來舉例獻醜．反過來看我們中國的學者，學生（專門以上者）除掉在學校的最短期間內，被動的不能不背誦幾篇講義（即此尙不純粹）外，一離學校，學業便也跟着他異了業，教授們除掉在講壇的那幾十分鐘間，不得不裝模作樣外，鐺鐺鐺鈴聲一動，便成了自由人，早把自己應當研究的東西，拋到陰山背後，而利用此非本分的過剩時間，徘徊岐路．是不啻一方面戴着四方帽，一方面又兼顧頭上三寸銅（頂子）；一方面穿着雪白的手術服（醫學者），一方而却夢想前後補子衣；一方面看着顯微鏡，一方面却幻影到金馬玉堂；這種四不像的雙料狀態，只有我們天邦大國有，外國鬼子是沒有這種福氣的．如果眞有如梁任公者，八面精通之才，固然是中國的大幸，但是恐怕實際上這種人很少罷了．

我之所以反對現在所謂新文學，不在文學的本身，而在研究者的態度；換言之就是反對有專門知識的人，舍了自己所學的科學專門來

咬文嚼字・發表自是應當，但須以自己所攻之科學範圍爲準，或最大限度，至某種程度爲止，否則卽便到石頭開花的年月，中國的科學，恐仍無些微的進步。大家都知道，女子失身，亂交，是一件極可恥的事，但女子的失身，亂交，除了良心和道德的責譴外，對於其本身以外的人或物的精神或物質上並不發生何種直接影響，若學者的，精神失身，亂交，那眞是萬刧不復了。我認爲現在所謂新文學，只配下列幾種人去研究：

一，始終作是種研究者。

二，從此立志將專向此一途，且自信對之有十二分誠意和興趣，而能以之爲終身事業者。

三，特殊場合，及一時興之所至時的消遣

四，上海式的投機文丐。

除了上述幾種人以外我認爲各人有認淸自己的大目標，一心一意向前進展的必要；且須絕對的抱定一夫或一妻終身主義，嚴防失身亂交。

以上說了許多話，大家或者已能明白我的意思。我並不是反對新文學，也不是說新文學絕對的不可以研究，更不是入了外國迷，固意替外國人吹牛，長人家的威風，滅自家志氣。平心而論，現在一般學者，實在大多數犯了舍大道而不由，偏鑽小胡同的毛病，結果教我們這種嗷嗷待哺的一班知識階級的窮鬼，兩眼望穿，仍不見一點義水仁漿來，這是何等悽慘而傷心的事呀！中國學者，如是之衆，那末就全部否認嗎？這却不能，(且不敢)我上邊的話，也不是說全部都是那樣的意思。在這萬人空巷看新郎的時候，也有極少數的學者，能超然物外，抱定自己唯一不變的大方針，不斷的向前努力，如馬寅初黎錦熙錢玄同胡適之梁任公等，都可以算是有學者的態度。至於研究的結果如何，是另一問題，僅就其研究的態度而言，不能不令人佩服了。不過胡適之梁任公有時便頗嫌帶灰色氣，此外自然還有不少夠學者態度的人，但此間不過僅備一例，故不多舉。我說這話，一定有人說我捧他們幾位的臭脚，其實我又何敢高攀？而且我也沒有捧他們的權利和義務，不過我心裏如此想，筆下就如此寫罷了。此外如專門鑽狗洞的狗腿政客，爪牙官僚的冒牌學者，只好留着教編官場現形記和編某某穢史的人來拿當材料，我們是不暇顧及的了。

以上我的話，算是完了。最後幾句聲明的話，我這篇東西的意思，純係就事論是，非攻擊某人，也非捧某人，心裏怎樣想，筆下就怎樣寫，我認爲是對的，我就這樣說，至於大家罵我不罵我，我却不管——不用說：，就是鋼刀放在脖頸上，開花彈打到心頭上，不幸見了閻老五，和大家夢裏相見時，我還是仍舊這樣說。

十四，十二，二一，于[illegible]島。

對於譯我默詩底商榷

采眞

語堂先生在本刊六十六期發表了五首譯我默底詩，附有二段序言，對他自己譯文底辯解是：「有幾個地方未免放誕些，並不是什麽高明的模範譯，於忠實方面有顧不到之處，請大家不要效尤。」我將譯文同原文對照着看了幾遍之後，覺得有幾個地方，確是於忠實方面並未顧到；雖然經林先生事先聲明，但我却以爲未免過於放誕了。我自然不是要有那種不可實現的「中庸」底主張，既別太活，又別太死，不過我以爲詩中底原意，得保存的且保存，譯詩者得不加添花樣就莫加添花樣：在這樣底限度之內，再按着音律底關係，斟酌字句底損益，「游刃有餘」，雖不敢必，蛛絲馬跡，則庶乎可尋矣。現在將我所見到底幾點列舉出來，還希望林先生及讀者不吝氣地賜教。

（一）第一首底前兩行，原文是：

Come fill the cup, and in the fire of Spring
Your Winter-garment of Repentence fling

譯文是：「來在這春日和風裏斟個滿大杯，把岸然道貌的空架子一齊都丟開。」(爲節省「地盤」起見，恕不分行抄)原文底And in the fire of Spring應該同第二行譯在一起，因爲cup之後，有個Comma，在Spring之後並沒有Comma，這或者是因爲林先生疏忽之故。况且the fire of Spring是與Winter-garment of Repentence對比底，更不應將牠們分開，致減少對比的效力。大概我默是不信有神底，因爲他有兩行詩說：

Lift not your hands to It(指sky)for help
-for It As impotently moves as you or I,

所以他當然不贊成懺悔了。因此我猜想——祇是猜想而已——我默把懺悔看做無生氣底冬天一樣，於是他用了這麼一個「懺悔底冬衣」底figure of Speech。或者Winter-garment另有出處，因爲手頭無書可查，祇好假裝不知而已。現在將我底「死譯」抄在下面：

來呵，請將這個酒杯斟滿，
在陽春底蓬勃裏將懺悔底冬衣棄捐。
「時光之鳥」本沒有多路可飛，
——而牠已在張翼向前。

(二)第三首底前兩行，原文：

And those who husbanded the Golden grain,
And those who flung it to the wind Like vain,

林先生底譯文「無論是那些守財如命吝嗇的老太太。 或者是那些揮金似土慷慨的少奶奶，」我以爲這未免花樣太加多了。郭沫若先生譯Grain爲穀，我也不敢贊同，或者不如就譯爲粒，極言其一點點的金錢底意思，與第二行底「雨」相對照。這麼一解釋，似乎就有些穿鑿了。我底「板譯」是：

有些人節省金粒，
有些人將牠浪費如雨，
他們都不能變做金磚，像曾經
埋藏了底，又被人掘起。

(三)第四首底前兩行，原文是

The Worldly Hope men Set their hearts u-pon,
Turn ashes-or it prospers and anon,

譯文是：「世上的富貴榮華像霧化烟消，或者一霎時果能如願了，」林先生把幾個重要的字upon Set their hearts upon底意思給丟掉了，這實在是可惜。原來詩中可譯底與比較着容易譯底，祇有「意思」而已，詩底聲調與字裏行間底暗示力都是難於捉摸底，若並「意思」而不譯，那不過一種改譯．或是「印象譯」能了。我底「呆譯」是；

人們所繫念底塵世底希望，
變成灰燼，或是如願以償；
不久，像沙漠垢面上底白雪，
不過一兩時底閃爍旋即消亡。

Fitzgerald 底英譯，是我愛讀底英文詩中之一本。在林先生所譯底五首外，我自己覺得尙有十幾首可譯。不過此刻因爲新年，東顚西跑，不能安心試譯。上邊三首「續貂」的死譯，板譯，呆譯，還是除夕譯底。即此就不免有投機之嫌了。其餘底祇好留待他日心閒底時候，一壁喝着葡萄酒，一壁再譯能。 二月十五日

○ ○ ○

讀了張君一文，看見張君對我默的熱誠。使我非常高興，又見了張君自己的譯文，更使我欣慰。所不滿意的，就是張君把我看的太認眞，總是不相信我聲明的話，所譯的五首實是放誕之遊戲作品而已 我早已聲明過，要忠實與達意都做到，『須有待于來者』在我只能放誕放誕而已。茲承張君誠懇的指導，倒使我十分難堪。男人做文章比如女人生小孩一樣，生個聰明伶俐的英兒，固然得意，生個昏庸愚頑的東西，也還是一例鍾愛，如果有時候既不受精，又未懷過胎，也只好是妖怪，甚至於『下蛋』而已，張君一定要把蛋當做小孩看待，這自然使做母親的人格外難以爲情了。所以前既聲明，這只是偶然遊戲之作，與天下之盛衰，道德之顯晦，并沒有什麼多大關係，現在恐怕張先生不相信，再鄭重的聲明，把該譯文的成分，分析如左：

林玉堂	65%
Fitzgerald	25%
我默	10%
合共	100%

倘是大家以爲放誕的特別，便此後仍可依法泡製，(据豎Croce早已說過，凡藝術的作品，都不可翻，而且凡翻譯都是重新的創造)，但是如果大家以爲此風斷不可長，將來只好努力於忠實方面而已。

大概每回翻譯，必有人說你的comma遺掉了，或者某字未譯出，這些該去該刪的地方，都要因個人的主觀而不同，討論是無益。最有益的是各人努力，能因其興感的不同，表現出來，供獻讀者，自然逐漸有好成績，並且可認爲肯做詩的極好練習。我很希望張君能努力接續的多譯幾首，至于略可鬆動的地方，不必拘泥過甚。

語堂